

# 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788448

10位ISBN编号：7806788441

出版时间：2008-12

出版社：上海书店出版社

作者：吴鲁芹

页数：22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

# 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

## 前言

吴鲁芹(一九一八——一九八三)，字鸿藻，散文作家，英美文学教授。上海市人。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，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、贵州大学、台湾师范学院、淡江英专(今淡江大学)、台湾大学等，策划英译当代中国文艺作品。一九五六年与友人联合创办《文学杂志》。一九六二年赴美，任教于密苏里大学等。主要作品有散文集《美国去来》、《鸡尾酒会及其它》、《瞎三话四集》、《余年集》、《暮云集》及报道访谈当代欧美作家的《英美十六家》等。吴鲁芹的作品，沿袭了西方自《蒙田随笔》奠基的essay传统，呈现了中文世界里尚未被普遍肯定的散文创作风格，这种风格充满了个人化的知识趣味。吴鲁芹的散文“功力匀于字行间，情思入于化境”，轻松游走在中外优秀文章之间，既有西方的随笔传统，又有中国的散文精髓，他本人也是有学养、有风度的一代散文大家。吴鲁芹生前致力于推动台湾现代文学，逝世后由友人成立基金会，邀请《联合报》与《中国时报》自一九八四年起轮流主办“吴鲁芹散文奖”，林清玄、杨牧、王鼎钧、简甄、庄裕安、黄碧端、蒋勋、余光中、周芬伶、杨敏盛(阿盛)等得奖人皆为公认有成就的作家，此奖也深获文坛肯定与重视。由于介绍的通道缘故，吴鲁芹先生的文、事在大陆的影响力并不大，大陆的读者对他的作品在认知上存在空白。基于这样的考虑，我社推出“吴鲁芹作品系列”中文简体字版，包括《瞎三话四集》、《师友文章》、《鸡尾酒会及其他美国去来》、《英美十六家》、《余年集》、《暮云集》、《文人相重台北一月和》。吴鲁芹先生长期身居海外，对外国作家、作品、地名的翻译与现今大陆通用译名不尽一致，如索尔·拜罗、佛洛伊德、杜斯妥也夫斯基、阿里斯多德、《卡拉马助夫兄弟》、《雨王韩德森》等。为尊重原著和作者起见，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对此基本保持原貌，相信并不会对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。

# 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

## 内容概要

写在书前

楔子

维吉尼亚·吴尔芙与凌叔华

亨利·詹姆斯与R.L.斯蒂文森

杰姆斯·瑟帛与E.B.怀特

亨利·詹姆斯与H.G.威尔斯

福德与庞德

麦克斯威尔·柏金斯与汤玛斯·伍尔夫

附：玛丽·麦卡赛与丽莲·海尔曼

后记

台北一月和

前记

访散文家吴鲁芹先生--代序

“老汉”归台日记抄

“报恩除是转轮时”——归台日记抄外一章

# 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

## 作者简介

吴鲁芹（1918—1983），本名吴鸿藻，散文作家，英美文学教授。上海市人。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，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、贵州大学、台湾师范学院、淡江英专（今淡江大学）、台湾大学等，策划英译当代中国文艺作品。1956年与友人联合创办《文学杂志》。1962年赴美，任教于密苏里大学等。主要作品有散文集《美国去来》、《鸡尾酒会及其它》、《瞎三话四集》、《余年集》、《暮云集》及报道访谈当代欧美作家的《英美十六家》等。

# 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

## 书籍目录

文人相重 写在书前/吴葆珠 楔子 维吉尼亚·吴尔芙与凌叔华 亨利·詹姆斯与R.L.斯蒂文森 杰  
姆斯·瑟帛与E.B.怀特 亨利·詹姆斯与H.G.威尔斯 福德与庞德 麦克斯威尔·柏金斯与汤玛斯·  
伍尔夫 附：玛丽·麦卡赛与丽莲·海尔曼 后记台北·月和 前记 访散文家吴鲁芹先生——代序/  
丘彦明 “老汉”归台日记抄 “报恩除是转轮时”——归台日记抄外一章

## 章节摘录

《纽约客》的主编劳斯。劳斯是一位大而化之的怪才，并未多问话，就立即录用，付以重任。那时瑟帛供职于《纽约晚邮报》，周薪四十元，劳斯说《纽约客》可以加倍，当晚又打电话给瑟帛说再加十元，周薪九十元。那是一九二七年，可以说是重金礼聘了。劳斯是容易感情冲动，随时会有神来之笔的人物。他对瑟帛之礼遇，根据我的臆测，可能有两种原因。其一是怀特早向他提过瑟帛。我们知道怀特与瑟帛尚未相识，但是别具慧眼的怀特，从瑟帛投寄的短诗短文中，已看得出此人的才华，早已在劳斯面前提过；他姐姐在船上碰到瑟帛，是一项触媒剂，无巧不成书，这就水到渠成了。其二是有所根据的，不全是臆测，可以详说。《纽约客》创刊于一九二五年，到了一九二七年，至少劳斯相信它可以站得住了。唯一令他担忧的是组织散漫，而他又是一个没有组织能力的人。他有主张，有出奇制胜的妙计，可以事必躬亲，每天工作十六小时，但是要他把编辑部的同仁职掌，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像一部机器那样有效率，他没有那种本领。于是他就梦想能找到一个可以“总其成”的人，叫他做执行编辑、主任编辑都行。劳斯的构想中，称之为“中央桌”（central DeSk）。他要一个三头六臂的天才，高居中央桌，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；对作家、漫画家，可以耳提面命；对编辑部同仁可以指挥，可以协调，对捣乱分子可以拳打脚踢；更重要的是每星期四，能把一本杂志的清样捧到他面前，图文并茂，既幽默，又庄重，没有一点毛病，没有一个错字。他初见瑟帛，正是他想这张“中央桌”想得入迷的时候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假定这位怀特的老朋友，是理想人选。瑟帛说他只会写文章，不会做事务方面的事。劳斯就用他说惯了的“作家——一毛钱一打！”来对瑟帛迎头痛击，不由分说，就把瑟帛安顿在这张“中央桌”上了。瑟帛之不堪膺此重寄，他在回忆录中曾说任何人不需要一两小时的观察，就可以一目了然的。但是劳斯对一件事着了迷，就很难理喻。瑟帛也就只有将错就错，遇到下午要和劳斯讨论编务，午餐时一定喝它三杯马蒂尼，壮壮胆子。另外瑟帛所采取的战略，就是故意出错，把原来就很散漫的编辑部弄得更散漫，希望有一天，劳斯失望之余，就把自己“降级”到“作家”的地位，专写“市谈栏”（Tall of the Town）的短文章。经过一个夏天的折磨，瑟帛总算如愿以偿了。但是劳斯并未放弃他的“中央桌”的构想，他又试验过几位大才，也都一败涂地。最后总算出现了奇迹：一位沉默寡言，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人，兢兢业业，做到了劳斯的梦想。这和本题无关。瑟帛降到“作家”的地位，真是如鱼得水，开心之至，尤其美的是他步下“中央桌”，就搬到和怀特两人共用的一间小办公室。事实上是劳斯下令他挤到原先是怀特一人独用的一小间。这间房子面积甚小，仅仅够他们两人放两张桌子和两架打字机。但是瑟帛与怀特二人订交，是从此开始的，而且如一位后进吉尔（Brendan Gm）在写《（纽约客）的人和事》的一本书中所说的，《纽约客》中文章的格调，是靠这两个人在这间小屋子里立下了的规范。瑟帛是俄亥俄州人，一八九四年生。在州立大学读了几年书，没有拿学位就离开学校。最初是在大学所在地一家报馆当记者，然后就到了纽约，也到过欧洲，始终是在报馆做事。加入《纽约客》之前，是在《纽约晚邮报》做记者。怀特是纽约州人，比瑟帛小五岁，康乃尔大学文学士，毕业后在《西雅图时报》做过事，然后闲荡了一些时候就到纽约，先后在两家广告公司工作。劳斯请他加入《纽约客》，他最初只答应做“半工”，他告诉瑟帛他不敢完全丢掉与广告业那点关系，是因为自己对写作没有信心，准备随时回到广告公司撰写广告。瑟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，幸亏《纽约客》对怀特有信心，文艺批评界对怀特也有信心，否则西曼广告公司（Frank Seaman & Co.）、纽麦克广告公司（J. H. Newmark）多一把撰写广告的高手，美国文学史上就少一个散文大家了。怀特与瑟帛的文学生涯，都始于《纽约客》，他们在个性方面，有不少相同的地方。他们都怕衙门中的官僚作风，商业公司规模一大，也就染上官僚作风，他们也怕。凡是属于错综复杂的局面，他们都希望远避；对机器也是一无所知，比削铅笔用的卷笔刀大一点的工具，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，无法应付。把这样两个人挤在一间小办公室里，不成为莫逆之交，就很难了。怀特比瑟帛早进《纽约客》，这时已是劳斯旗下的台柱。用他自己的说法，他已找到他表达思想感情的恰当的声音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下笔已经得心应手。他看得出瑟帛的才华，想帮助瑟帛也找到他的恰当的声音。瑟帛此时已做了几年新闻记者，自己知道做新闻记者的习惯，下笔有时草率，这可能是想做一个文体家的致命伤，于是想取巧，把新闻体裁的句法和亨利·詹姆斯的笔触煤成一片，结果做出来的散文有时过于华丽，有时就支离破碎。

# 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

## 后记

《文人相重》一卷，计六篇。附录一篇，系记文人亦有不怎么相重的例子，其属于掌故性质，与“相重”之诸篇同，附诸卷末，似亦无不妥之处。若有人说不妥，也只好算了。全卷属稿于壬戌年年底（附录一篇则较早），此后即多病，时作时辍，完稿已是癸亥年七月，历时七阅月，慢工应该出细货，而我所出者竟然还是粗货，惶恐愧赧之情可知。然凡人总爱强词夺理来自圆其说，我似亦可振振有词对自己加以“曲谅”，因为除第一篇以外，其他都是在“带病延年”的情况之下完成的。或曰，如此“努力”，与我的习性不合，此亦言之有理。应该附以注释的，乃是余之病，并非什么重病，读点闲书的精力，还是有的，既早已存心要写这一系列的文字，此时选书消遣，自然就挑了一些作家的传记、书信集、日记来读，这一类书籍，尤其是书信与日记，有一特别好处，那就是不必从头逐字逐句读下去，可以随手翻阅，用不着按“纪年”的顺序，这与我仰卧龙床的“环境”，也颇能“配合”。

## 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老吴的散文确然带着山居剪烛的线装幽趣，也带着炉边冥想的烫金智慧，襟上袖口显然沾过陆放翁的征尘苏曼殊的泪痕，呢帽风衣显然染过毕尔彭的酒香海明威的猎烟，他笔下从此饱蓄东方的浑古和西方的澄莹。摆空架子的大文章好写，拼命堆砌课本学识不难堆得出来；带真感情的妙笔墨难求，挥洒的是学问不是学识，讲究的是心境不是心志。——董桥



## 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

### 编辑推荐

《文人相重台北一月和》作者吴鲁芹是一位有学养、有风度的散文家，功力匀于字行间，情思入于化境。轻松地游走在中外优秀文章之间。以东方风范面对西方文学的博学鸿儒。在闲逸的话语中有丰富的智慧和心灵的光辉，在信笔挥洒、嬉笑诙谐中见巧妙勾连和慎密严谨。他的文章，既有西方的随笔传统，又有中国的散文精髓，非但处处都是学问，而且处处都有哲理。

## 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

### 精彩短评

- 1、文人相重暂且不表（最喜记怀特一篇，怀特看了怕也会忍俊的吧），台北一月和实在是一等一的真性情好文章。看八卦果然还要在访旧篇什中找。然后……夏济安也忒可爱了噗哈哈
- 2、好像就凌叔华与伍尔夫一节看得认真
- 3、林文月女士还有如此品格，呵呵
- 4、很遗憾，文章读来干燥了些。
- 5、值得细读，细品，深思
- 6、相知相重实在羡煞人也～
- 7、行文流畅，文字洗练。淡淡情致细读慢品方知妙不可言
- 8、炉火纯青的文字，趣味高雅的文章，恬淡自如的人生。
- 9、知识是财富
- 10、在地铁上断断续续看完的。文人相重的故事，听说过伍尔芙和凌叔华、E.B.怀特和瑟伯，而托马斯·伍尔夫的故事虽未听说，但他的作品篇幅浩大却深有体会，每一本都四五百页，至今还没下决心读呢。
- 11、千金易得 知己难求
- 12、看这种书最有书当快意读易尽的感受
- 13、写人写事不可堆积。
- 14、好文笔
- 15、喜欢“文人相重”这一部分，信息量很大。
- 16、作者的其他书没看过不妄下论断，但这本书，故事冗长乏味，后半部分流水账式的写作有些对不起读者。仅就其中几段关于散文写作的说辞，有点那么个意思，但也是寻常话套话。总之，这本书，太平淡而乏味。
- 17、重着他的名气才来看这本书的  
主要写了6篇欧美大家和晚年返台北的日记
- 18、借用郭德纲徒弟的一个话头，就是能看出作者“人性好”
- 19、《文人相重/台北一月和》，吴鲁芹先生的文集之一种，两书合一。《文人相重》是拿了一些文人之间相敬相重的例子，以说明并非都是“文人相轻”。其中有关于弗吉尼亚·吴尔夫与凌叔华一节。吴鲁芹先生尊凌叔华为师母，因为陈源是吴先生最感念的老师之一。

《台北一月和》记录的是1982年吴先生携妻回台湾的日记，非常好看，可以看出吴先生人情通达，性格幽默，而且修养极好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的日记中很少提到人名，考虑到吴先生回台往来无白丁，谈笑有鸿儒，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不想挟名人以自重罢了。换了个人，这样的日记很可能变成花名册：今天跟“X爷”、“X爷”吃饭了，明天又将见到“X公”。

抄一段关于林文月的文字：

“座中《源氏物语》译者林下美人之酒量，尤其可惊，只见她力战群儒，频频干杯，从容自在，面不改色。想起西方医者常言人体能容多少酒量，与体重成正比例，过量即呈醉态。以她如此娇小之躯，如何容纳若是之多的烈酒？人之有异禀者，大约多类此。归途为‘上司’言，美人二十几年前，犹是大学生或研究生时代，即以貌美才高闻名，男人生倾倒之人，不计其数。那些癞蛤蟆，别的本事没有，想入非非，自造空中楼阁的本事是有的。有人就自题其斗室为望月楼、待月楼之类。当然待亦成空，望也枉然，徒贻笑柄而已。”

另抄一段，可见吴先生的低调与谦虚：

P206（理发时，师傅屡劝吴先生染发，吴先生总不肯）

有一次大约忍不住了，就加以质询，“为什么你不肯烧一烧？（即染发）”余乃率直以告，我是在大学里教书的，别人教书有学问，我没有学问，我是靠这些许白发在混，你给我一染，我混饭的外

## 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

表就没有了。

20、自己的知识量不够，《文人相重》部分基本属于走马观花。

21、瑟帛与怀特的故事最让我唏嘘不已

22、很好！非常好！物有所值！

23、写得还不错，文人之间的故事，中西夹杂的典故集合，语言也有雅舍主人之风。

24、你让我看过的...可那是什么时候的书来着？文人相重，戏子有义。

25、：

1267/6824-8

26、很喜欢吴鲁芹的风格。

27、读的过程，需要不停地查成语词典，感觉自己中文好戳啊

28、至此，这一套文丛全部读完。很好看的一套书，吴鲁芹幽默豁达，虽有谑语，但敦厚。

29、文字恬淡，近 梁实秋

30、极淡美的散文，“文人相重”，才华更需要惺惺相惜，吴鲁芹的生花妙笔写得文人也很妙。书中的幽默也来得很轻，适合下午茶的时候阅读。

31、吴鲁芹的散文凝练幽默，不乏独到见解。易读好读，令人不忍释卷。已经读完两本，希望能读完剩余的几本，凑成一套。

32、希望多出类似好书，港台的书籍价格太高。只是不要有删节.....两地已封闭太久了！

33、大家之言

34、太文化圈了，留洋的人啊，特别是解放前的人风格好像呢，里面的人名儿把我绕晕了。上次看这种书是《西潮的彼岸》吧。这才是文化圈的书啊。我还只是个圈外人，不适合我。

35、和《余年集》一起看的，于是对凌叔华一篇印象深刻。正好之前重温了E.B.怀特和威尔斯，所以一整本看下来都很兴味盎然。文人之间的缘分情意，若是走了下坡路，无论是因战争还是其他，就更显得心酸了，唉。

36、浮世本来多聚散，人生何处不离群。而鸿藻君在台北欢聚的翌年便辞世，就更添凄怆了。

37、鲁芹先生落笔浅白、词句俊俏，故事讲得无不轻快豁达，令人敬爱。无奈此版本错字残字漏字频频，读来颇感不适。

38、台北一月和

## 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

### 精彩书评

1、《文人相重/台北一月和》，吴鲁芹先生的文集之一种，两书合一。《文人相重》是拿了一些文人之间相敬相重的例子，以说明并非都是“文人相轻”。其中有关于弗吉尼亚·吴尔夫与凌叔华一节。吴鲁芹先生尊凌叔华为师母，因为陈源是吴先生最感念的老师之一。《台北一月和》记录的是1982年吴先生携妻回台湾的日记，非常好看，可以看出吴先生人情通达，性格幽默，而且修养极好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的日记中很少提到人名，考虑到吴先生回台往来无白丁，谈笑有鸿儒，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不想挟名人以自重罢了。换了个人，这样的日记很可能变成花名册：今天跟“X爷”、“X爷”吃饭了，明天又将见到“X公”。抄一段关于林文月的文字：“座中《源氏物语》译者林下美人之酒量，尤其可惊，只见她力战群儒，频频干杯，从容自在，面不改色。想起西方医者常言人体能容多少酒量，与体重成正比例，过量即呈醉态。以她如此娇小之躯，如何容纳若是之多的烈酒？人之有异禀者，大约多类此。归途为‘上司’言，美人二十几年前，犹是大学生或研究生时代，即以貌美才高闻名，男人生倾倒之人，不计其数。那些癞蛤蟆，别的本事没有，想入非非，自造空中楼阁的本事是有的。有人就自题其斗室为望月楼、待月楼之类。当然待亦成空，望也枉然，徒贻笑柄而已。”另抄一段，可见吴先生的低调与谦虚：P206（理发时，师傅屡劝吴先生染发，吴先生总不肯）有一次大约忍不住了，就加以质询，“为什么你不肯烧一烧？（即染发）”余乃率直以告，我是在大学里教书的，别人教书有学问，我没有学问，我是靠这些许白发在混，你给我一染，我混饭的外表就没有了。

### 1、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的笔记-第176页

一段记林文月的话，读得欢喜（我果然就是直奔八卦而来的……），查书评发现Luke老师已经摘引过，图自己查找方便，还是在此忝记一笔。“座中《源氏物语》译者林下美人之酒量，尤其可惊，只见她力战群儒，频频干杯，从容自在，面不改色。想起西方医者常言人体能容多少酒量，与体重成正比例，过量即呈醉态。以她如此娇小之躯，如何容纳若是之多的烈酒？人之有异禀者，大约多类此。归途为‘上司’言，美人二十几年前，犹是大学生或研究生时代，即以貌美才高闻名，男人生倾倒之人，不计其数。那些癞蛤蟆，别的本事没有，想入非非，自造空中楼阁的本事是有的。有人就自题其斗室为望月楼、待月楼之类。当然待亦成空，望也枉然，徒贻笑柄而已。”

满纸灿然，不妨再记上几笔：收到一叠名片，归寓一一过目，古人有诗“同学少年多不贱”，有片为证，自己只能拿“我还活着”来自豪，亦云惨矣。转而想到英国十九世纪某才子说过，活着岂能不就是最好的报复，也就坦然了。

# 《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